

# 呆女婿的故事

編 蘭 林





呆女壻的故事

民間故事之一

林 蘭 編

---

1 9 2 9

# 民間故事之一

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版  
一九二九年九月三版

每冊實價四角半

四〇〇一——六〇〇〇

編者

林蘭

發行者

北新書局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呆女壻的故事

# 呆女婿的故事

鍾敬文

## 其一

1

從前有個愚女婿，一天，他要到丈人家裏去喝喜酒。家人怕他到了那裏應對不來，便先教導他一回。家人謂若有人說你的馬匹好，你便答他「小小畜生，何足介意」。若他問你在家中有沒有管理家務及產業，你便答他「小婿無能，父兄掌管。」若他問你扇上繪的是什麼畫，你便答他「是羅浮山水畫。」

愚女婿把家人的語言牢牢記憶在心中。到了丈人家裏，自然要有

一番不可避免的寒暄。丈人問他道：「令尊令堂，近來納福吧？」

他不思疑地回答道：「小小畜生，何足介意。」

丈人雖很驚愕，但還以為他是誤聽作什麼去了，所以有這樣驢唇不對馬嘴的回答。便又問他道：「我的女兒，今天為什麼不伴你同來呢？」

他又很敏捷的答道：「小婿無能，父兄掌管。」

丈人再不能忍耐，大聲的叱道：「你的話，究竟是什麼話？」

他依然從容的問道：「我的話（諧畫。下同），是羅浮山水畫哩。」  
丈人給他氣得目呆口啞，半晌說不過話來。

2

一個生性愚慧的男子，娶的老婆，却是十分賢惠。那天，他要到

丈人家去「上廳」(1)他的老婆須跟着去。當未行之先，伊怕自己的丈夫，不諳禮數，在酒席上丟了臉。便想出一計，叫他依着做去，以免鬧笑話。計已定，便對他說道：

「到了我的娘家，我在房子裏透一條絲線出來，一端握在我的手裏，一端結在你的衫角。到了開席的時候，我就坐在房子裏近客席的窗前望着，我看見了人家起箸時，我就會牽動絲線告訴你起箸。我的絲綫一牽，你就該動。若我的絲綫沒有牽，你就不宜起箸。那末，便可以不至失禮了。」

他聽了，連聲應諾。到了丈人家裏，兩人就依據原定計劃做去。起頭幾下，因為沒有什麼阻礙，所以他的箸也就真的起得很規矩。後來，不意走過一隻母雞，足上恰巧給那條絲線糾纏住。母雞着急而驚

跳，那絲線便不住的牽引，他誤以爲是她的命令，便也不停地把菜肴撈鉢着。母雞越跳，絲線越動，他越起勁地把盪裏的菜肴撈起來。最後，只好把頭上戴着的小帽，摘下來裝盛那些菜肴。因爲腹裏吃不了許多，飯盪裏也放不了許多。這麼一來，惹得合席的人，一個個都笑得幾乎腸斷了。

註：「上廳」，謂女婿初次到丈人家拜訪也。

按：這一條故事，和印度寓言中，名富人和音樂師的頗相近。但細察之，彼則用意在乎諷刺一般好「借別人巧言令色」（譬也）做面皮——海豐方言——的人，而這條則只在於引人發笑。這是兩者不同之點。即使是一事之分化，然在立意上已經顯出差異了。

3

他是一個十分呆騷的人，有一回，他要往丈人家「上廳」去，但心



裏愁掛着到了那裏不會說「四句」，(1)他最後想道：「我不如到路上去問問人家吧，他們總當懂得而且肯於指教我的。」於是，他便高高興興挑着禮物出門去了。

他走到路上，首先看見一個人在那裏補綴籬笆，他很歡喜有問話的機會。便把擔裏的食物取出了一些來，雙手捧着恭恭敬敬的送與那個人，去要求他教說「四句」。那個人接了東西，不得已給他胡謔道：

新籬雜舊籬，

暫暫過一年。

他聽了，很得意的離開去了。行前不幾遠，又碰着一個在路邊踏水車灌田的人。他又一樣的拿着食物上前去請教他的「四句」。那個人又給他胡謔道：

山水磷磷隆隆，

海水磷磷隆隆，

衣服不相同。

他又很得意的離開去了。不多一會，他又逢到一位路人，這時恰巧路旁有一堆牛屎，一大羣蒼蠅，正在吮吸的很高興，給他行前一驚，都披着翼飛散去了。他又依老法把說「四句」的事去懇求他。那個人也就一樣的答應着給他胡謔道

候蠅吮牛屎，(2)

人客到，就起。

他從此十分快活的向前走了。

他到了丈人的屋裏時，客人已圍着桌子在吃着。(因為他在路上

攔攔了許多時間的緣故）見了他來，大家都起立給他行禮。他便把他在路上學得的「四句」應用起來了。他說：

侯爵財牛屎，

人客到，就走去。

大家聽了，都稱贊他會說話。過了一會，家人請他上桌就吃，叫人快拿出箸來。他見了這情形，又背唸出兩句「四句」：

新篁雜舊籬，

暫暫過一年。

人家當席又稱贊了他一回。既上了席，大家都要勸他多喝杯酒。他硬是不肯遵從。這時他又念出「四句」來：

山天磷磷隆隆，

海水磷磷隆隆，

衣服不相同。

他們儘勸他喝，他總是不肯喝，這麼一來，他竟站起就走。人們出去趕他回來，他見了，愈是拚命的走。走到家裏，「ㄅㄨㄣ」的一聲，把門子閉住了。趕來的人，在門外立着，聽見他在裏面氣凶凶的對他的老婆說道：「我們『ㄉ』起清飯來吃吧。」③

他們以爲他要做呈去控告他的丈人，忙奔回去報告。丈人計無他出，只得命人去把女兒喚了回來，問個明白，并央她解圍。女兒歸來了，方知他沒有這回事，「ㄉ」清飯吃，原是爲的他在丈人家裏沒有吃飽，兼之走了許多急路，肚裏太飢餓的緣故吧了。

註 (一)「四句」，即北京之所謂「喜歡兒」。如阜之所謂「嘏詞」也。因普通多用「四句式」，故謂之「四句」。

(2) 看蠟，我們這裏稱之「儂蠟」(反用)。

(3) 厂已，以火熱物也。清飯，饑即冷飯。「厂已清飯」三字，常用爲做呈文之隱語，故引起了趕來的人之誤會。

4

這也是許多很有趣的愚女婿「上廳」的故事中之一條。

愚女婿將要去丈人家之先，家人諄諄地囑咐他作客上桌的時候，不可用手去挈取東西吃。

他畢竟記性還不壞，到了丈人家裏，當吃午飯時，桌上有一盤蚶子，他不敢用手去取，將筷子輕輕地把牠鉗起了一顆，方要順勢送進口裏，誰知滑的一溜，墮在一個盤子上，「砰」的破碎了。他心中一急，向外就走。家人追趕出去，想把他挽留回來，他誤以爲向他追償

盤子，一面迅步的走，一面大聲嚷道，

「你們用不着這樣追趕，到家裏，命人買一個送還你們就是了。」

5

某處的俗例，凡新婚的第二天，丈人岳母，必到女婿家裏去作客。在那裏有個愚女婿，當結婚之夜，新娘怕他明天在人前不會說「四句」，便先行教導他道：「八仙齊集到中堂」。他跟着大聲嚷道：「八仙齊集到中堂」。新娘低聲囑道：「你別這樣高聲，隔房阿伯們在那裏。」他以爲這也是「四句」，就照樣學說一遍。新娘有些不悅道：「你這蠢東西曉得什麼？」他又照着說了一遍。新娘惱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今晚不和你同睡了！」他仍是照着說了一回。

明天，丈人岳母來了，他就當衆說道：「八仙齊集到中堂」，大

家聽了，都很稱賞。他續道：「你別這樣高聲。隔房阿伯們在那裏。」丈人覺得他說的有點不對，便行前去叫他不必再行連下。那知他又接道：「你這蠢東西曉得什麼呢？」岳母見太不是事勢了，也走前去勸他不用說，可是，他又續下道：「我今晚不和你同睡了！」

從前有個愚笨的女婿，要到丈人家裏去「上廳」，他愁掛着到了那裏不懂得他們的禮數，便去請教於鄉里中一個秀才的兒子。那個秀才的兒子，是天生好捉弄人的刻薄鬼。他騙他道：

「你的丈人那裏的禮俗，是非常奇異的，你若不能夠懂得，便要貽人以笑話。他們的禮數，凡人客入席時，無論如何，兩把筷一是不能許放下的，又食蚶子，必須把牠連蚶殼都嚼碎，這是一件比較重要，

而不可不知道的事。」

他把這位「好中之人」的話，謹記在心裏，便到他的丈人家裏去了。

他到了那裏，當中午入席時，果見桌上擺有一盤蚰子。他使用筷子——因為他不敢放下——去挾了一顆起來，誰知未挾到口裏，便溜跌了下去，在底下的一面盤子，竟碰破了。他的丈人怕他害羞，便伸手去把打碎了盤片收拾了去，他以爲丈人很致意這個。便說道：「丈人不須介意，我買一個賠還你們就是了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把那顆蚰子再挾了起來，送在口裏連殼的咀嚼着，不住的發出很響亮的索瑟之聲。他對面坐着的一位叔公，這時剛巧裝滿了一口的米粉絲，聽着不覺大笑起來，竟把兩條米粉絲笑得從鼻孔裏吐垂了出去。愚女婿見了



，猛地放下筷子。站起身來說道：

「把蚶殼放在口裏咀嚼，我還勉強可以做到，要在鼻孔裏吐出兩條「鼻龍」，那我就學樣不來了。你們的例規這麼多，我不敢再吃你們的飯了，讓我回去吧！」

說吧，就向着門外一直走了出去。

7

一個愚婿，當元正的時候，要到丈人家裏去上廳，但不曉得說「好話」。他的妻子叫他到街上去聽聽人家所講的，記住在心裏，便好去應用。他跑到街上，首先聽見了一個「拜年」的人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其次聽見一個賣雞春的喊道：「賣雞春呵！」再次，又聽見一個在那裏罵人的道：「我埋你！」他聽了，便到丈人家裏去了。